



时光掩不住的诗性女子

程应峰

读《咸宁文史资料》之《才媛传》，从邓丹萍笔下认识了咸宁历史上的一群诗性女子，她们或机智，或节烈，或坚韧，或热忱，或恬静。从古代至近、现代，她们有着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，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，她们的生命中无一例外地透现着美不胜收的诗意图景。

她们也许经历坎坷，命运蹉跎，但她们禀异的天赋，满满的才情，让她们注定要成为俗世尘埃中开出的花朵，任日月更替，时光流逝，也带不走她们诗意的存在。就算饱受了尘世的重重苦难，尝遍了人间的不尽沧桑，她们依然有诗意在心头泉涌，给后来人留下了可以慢慢咀嚼的诗行和源源不竭的诗意图象。

明代咸宁县马桥油榨钱庄才女钱梅窗，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，人称“钱六姐”。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她能诗擅对的传说，在《钱六姐的故事》一书中，她是一个阿凡提式的机智人物。

碧玉年华，也就是十六岁那年，钱梅窗以才择婿，应选者络绎不绝，最后，通过吟诗对句，她相中了从河南光山慕名前来的举人李宗乾。就这样，才子佳人，喜结良缘。在远走河南的途中，她思绪万千，应景而诗，写下了“乱山深处鸟声多”、“云生石窦浓如墨”、“不堪极目凭高望，云物凄凉故国情”、“回首一望家何在，匹马匆匆出界河”等诗句。抒发了远离故土的惆怅，

以及对家乡山水依恋的情愫。

清道光年间出生在通山县罗成朱家庙的朱静霄，自幼聪明伶俐，诗书俱佳。十九岁那年嫁与人妻，可婚后即寡。在封建节烈观的束缚下，她居家守节四十年。虽然在当时被树为遵行“三从四德”的榜样，但她的身心却遭受着难以排遣的压抑和折磨。

漫漫长夜，她孤灯独守，暗自垂泪。好在，还可以读书，还可以吟诗自遣。她将愁思化作笔下的诗行：“头地生人上，微根托自牢。凭他风百卷，总不作波涛。”一首《瓦松》，一株屋顶瓦缝、岩间石隙倔强生长的植物，昭示了她心头的悲苦，又怎能不教人无言叹息？

朱静霄的诗感情浓郁，读来让人唏嘘不已。如她的《雪美人》：“沉鱼落雁岂全真，冰雪聪明竟绝伦。弄玉依稀为近伴，飞琼仿佛悟前身。新妆好点梅花额，小照难描秋水神。自是冬心常稳抱，不知人世有青春。何尝不是自叹自怜，悲怀满襟？”

清末民初，风气渐开。1890年出生于通城县麦市翠英屋的葛大章，二十六岁经媒妁之言出嫁，夫妻琴瑟和鸣，过得安宁幸福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不足三年，丈夫离世。二十九岁的葛大章深感知音难再，决意独处终身，以书为伴，吟诗自遣。作为在社会变革背景下脱颖而出的女性，她独立坚韧，博览群书，接受新文化，蔑视封建礼法，提倡男女平

等。作为一名国文教师，她诗情依然，在《暮秋月夜有感（之一）》中写道：“寒虫唧唧夜沉沉，顾影萧条感不禁。毕竟斯文何足恃，六经四史误人深。民族危亡之际，她为自己当初没能习武上战场杀敌而遗恨，她只能以笔当枪，写出内心深处的愤慨。

还有被台湾著名诗人、评论家洛夫誉为“梦幻中的诗神”的罗英，1940年出生在湖北蒲圻，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。她模样清纯，性格恬静，笑不露齿。她高中时代开始写诗，感觉敏锐，想象新奇，善于通过意念和想象，给抽象的世界以具体、活泼的生命，是台湾诗坛现代派活跃的一分子。她的诗歌《正午》、《虹》等，意境淡泊悠远，意象鲜明生动，分明是一个独特而完整的精神世界。

在《战事》一诗中她这样写道：“一朵玫瑰/将泪水/抛洒在/炮声起伏的浪涛间/死者/将他那盛满月光的头盔/抛进血的/池沼/他的眼睛/突然流着野蜂的蜜/流着玫瑰的/芳香”。她剔除了战争的残酷和喧腾，以诗意的语言赋予了死亡冷静无言的凄美。

钱梅窗、朱静霄、葛大章、罗英，都是与诗歌结了缘的女子，无论置身何等境况，她们的生命都有诗意缠绕。正是因为有诗意的缠绕，属于她们的生命光芒，才会穿透时空的屏障，如梦似幻地来到我们今天似或不似的生活之中。

幽幽桂花香

叶志勇

那天，骑车带着女儿进院子，转过绿化带时，突然就感到花香袭人，浓郁的香味拂过大脑，直抵心灵。女儿和我神清气爽，竞相喊道：桂花开了。

桂花开得有点出人意料。硕大的枝干如伞静静张开，浓密的枝叶下簇生着金黄的花朵。远看这些花朵，就像是从枝头溢出的歌声，它们俏立青枝绿叶间，把生命的芬芳漫过枝头，荡向秋风，送到人们心头。

我常常坐在书房的窗前，疲劳时就看窗外的这些桂花树。那时夏日炎炎，那时秋风乍起，我盼望枝头缀满桂花，庭院飘满花香。秋风一场凉似一场，我进进出出，桂花树淡淡而立。我等待它灿然绽放。

现在它真的在秋风中灿烂了，让人有点猝不及防，让人有点欣喜若狂。这有点像我们的人生，有点像上元夜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感觉。就那么一回首，芳香就开在了我心里。

与现在院里这些灿烂的丹桂不同，在幽僻的山地中，有一株普通的银桂也在静静地开放。它的树干分成两部分，盘旋而上，至顶部突然蓬蓬勃勃地形成巨大的树冠，叶碧青色，长椭圆形。它生长缓慢，多年不开花，乡人谓是石桂。

结果有一年，它开花了，零零散散，星星点点。乡人来看，有赞叹，有叹息。但它此后，一年不落地开花，越开越盛，越开越让人心喜。洁白的桂花簇拥在枝头，散发出淡淡的香味。母亲等桂花正盛之时，就轻摇桂枝，桂花似雪纷纷而下，落在树下的簸箕里，收集起来，阴干，做桂花糖和桂花茶。母亲说，花盛味浓，此时收集正当其时。

一年里酿制桂花糖有两次。一次是将阴干的桂花与洁净的白糖放置瓶中，压紧，密封，存放好。在秋日凉爽的环境中，桂花糖甜而不腻，清爽芬芳，偶放一汤匙桂花糖入口，会让人甜蜜很久。另一次要等到腊月，在做冻米糖时加入保存完好的桂花，使米糖增添几分清香，几许诗意。因为在新年嚼着这特制的桂花糖，心中就自然会想起秋日的美景与温馨。

桂花茶的制作也简单。将阴干的桂花放入新鲜绿茶中，为使茶香与花香濡染在一起，往往将其放到火桶上去烤。覆盖上柴禾灰的炭火，温暖持久，茶香和花香互相渗透，这时满屋香气，全身通泰。桂花茶经开水一泡，绿茶俏立，银花绽放，视觉上的享受与味蕾上的快感不停地蔓延，茶香，花香，人亦香。

桂花在秋风中静静开放，悄悄零落，我从山地中走进繁华小城。小城也渐渐充满了绿意，植满了桂花树，秋风中，小城尽飘桂花香。伫立树前，我知道，花朵会凋零，花香会飘散，但岁月的记忆却不会泯灭，看花人的心中会永藏一缕清香，永生一份思念。

秋风起兮芦花开

余平

我的故乡在鄂东的一座小城，一条小河穿城而过，河水浸润着低洼的湿地，湿地上生长着一丛丛茂密的芦苇。这些芦苇高两米多，形成一片芦苇荡，成群的水鸟在芦苇荡里嬉戏，昆虫在芦苇荡里鸣叫，野趣十足。

十月秋风，一夜白头，每到秋天芦苇荡里的芦苇花盛开了，那毛茸茸的芦苇花，远看是一片雪白，近看却有各种不同的颜色，不但有雪白色，还有粉红色、淡青色、绛红色。轻软的芦苇花在芦苇荡中如浪起伏，升了又落，落了又升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舞姿绰约，煞是迷人。从春天倩影婆娑到夏日苍翠摇曳，轻舞的芦苇花，这时成了芦苇生命中袒露的最后一道亮色。

秋风起兮，芦苇花随风飘荡，飘到城里小巷里，飘到

石头台阶上，飘到水井旁，还会从窗户飘进小城人家，落在桌子上、椅子上、灶台上。当然芦苇花也会毫无顾忌地飘落到我们的脸上、眉毛上、鼻尖上，有的还会钻进我们的脖子里，那感觉是痒痒的，柔柔的，像极了母亲那双抚摸在我脸颊上的双手。调皮的孩子喜欢在瑟瑟秋风中扑打着空中飘舞的芦苇花，或将那即将飘落的芦苇花吹起来，或将芦苇花塞进小朋友的衣领里挠痒痒。

秋季是芦苇收割的季节，人们一镰刀一镰刀地把成熟的芦苇割下来，扎成结实的捆，扛在肩上，那没有落尽的芦苇花便在人们身后洒了一路，孩子们在大人的身后追逐着洒落的芦苇花，成为秋日小城最快乐的一幕。

芦苇可以用来做帘子、扎扫帚、编席子，或是卖给造纸

厂当原料。而芦苇花不但有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，还能做芦花靴。在我小时候物质匮乏，秋凉之时能穿上一双芦花靴，当时是了不起的事。这种芦花靴是用稻草打制加工，夹以芦花编织，用棉布条缝靴边而成。母亲为我做的芦花靴底很厚，鞋帮高，穿起来很暖和。在这个秋意正浓的日子，我会更加怀念起儿时母亲用稻草、芦花和麻绳，一根一根穿插着，亲手给我们兄妹编芦花靴的情景。

故乡的芦苇花总会唤起我遥远的记忆，落日下纯朴、淡雅的芦苇花是诗意盎然的画面。我仿佛体验了一种生命的悸动。站在秋风里，褪去红尘的浮华，思念着芦苇花的飘零，闭上眼睛，则是一片如雪的白，故乡总是那么让人牵怀。